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目錄

記

重修都城記 閣試

瀛洲亭記 館課

寶日齋記

絃歌樓紀會 附顧涇陽先生商語

露花齋記

學道堂記

修治邑門街衢記



筆花軒記

七月望夕澗河記飲

牛首山記

南京太僕寺卿林公祠堂記

代朱老師

蓋茅處記

贊

新都楊永嘉張二文忠公贊

有序
館課

周文恪公像贊

俞叔和像贊

蔡默齋先生贊

箴

東華勸講箴

館課

君臣交儆箴

館課

意必固我四箴

并序
閣試

銘

衡鑑銘

有序
館課

賦

萬壽無疆賦

閣試

瀛洲亭賦

館課

雜文

却巧文

館課

乞茅文

為蓋茅處作

謁胥口伍相國墓文

謝河伯文

先太史遺容紀履

十二容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華亭張鶴世調甫著

記

重修都城記

閣試

皇帝三十有二年夏雨震電浹旬時京師大水霍
壞民舍城九門圯者三百餘丈已乃浸圯及七百
丈有奇城使者上其事時上方戢民居止蘇間
架丁窰之稅惟城之役司空具以請閱三疏乃
報可則命部臣某董正厥功招流集庸甃石畢輸

臺臣省臣獎能禁媮各有經紀粵明年某月日城
功告成臣拜手而爲之記記曰惟 文祖待邊守
在四夷枕胡而城屹如于燕萬堞崇崇宅大馭輕
暨于孫子戎馬之偏伏隍時有乃罔不增厚備圮
以銷萌慎固 肅皇之世葺彼牖戶飾廓門庭侮
予是懲肆我 皇敬勝張皇垣墉塗暨天警于康
恒雨弗祥周廬以漂土脉以解峨峨萬雉或陷或
摧惟 帝念役大勞人爰亟于救寧民有幹止國
有經始如父母之勞其子先飲食之徐服賈焉乃

召司空乃召司徒給其餼糧量其徒庸取丁于饑
夫使佚于殍民災不罷衆役能甦荒將事之臣稟
仰 懿恭勿亟子來稱事程能功令具修和會蒸
珉含鋪戴鍾式歌且春萬杵登登舉不涉年厥功
釐如塌理圯更將作報成人飽而康墉峙而壯惟
皇帝動民康功先即佚使以心勞使以力惟 皇
帝固圉衆心成城務壯其內乃壯其形緩度伊始
疾收厥末 聖神作用威臨德悅南越北胡西羗
東夷視厥所止千里邦畿皇哉皇哉千斯萬斯蹟

不可磨刻石記之

瀛洲亭記 館課

詞林地迥而職清故所居有清虛之目亭于池上者曰瀛洲在敬一亭之西 祖訓寶墨奕奕相望吾有以知亭之設非直以清虛侈也 聖人養人之意祈之大故蓄之必閒磨之精故處之必樂夫斯亭也非以樂而閒之與吾有感于用大之義蓋用大者不使困于物而清其神不使窮于事而充其力 國家優異儒臣不令與諸曹之務而從容

亭館以供其文史筆札之適夫第令文史筆札是效則安所用優異爲惟是大者侍 天子清問司輔養啓沃調燮參贊宇宙在手格主不可以無誠經世不可以無識誠繫神識繫力兩者非清虛之地不足以養之嘗試登臨亭上見古木蘿戶清泉旁引紫氣連乎簾幕冷風盪乎襟袖陰陽不侵於內萬物無營於外穆然思曠然覽倘亦有得于中而欲見于用者耶神澄于所適而不滓故光明力豫于所安而不苦故充實光明以對君充實以迓

衡正已物正用大者如斯而已夫勿怠勿二有嚴
有翼 祖訓且憑之也斯亭之設寧直以清虛侈
哉夫居之以清虛之地者 國家養人之意而不
以其名侈者則大臣所以任天下之重不然以
盛世儒臣而第取唐學士之名爲榮華也則吾所
不取故不爲流連光景之詞而書其說以爲記

寶日齋記

凡利益于已而寶之者衆人也無利益于已而寶
之者衆人之衆人也今夫衣以溫體而寶綦組食
以望腹而寶珍齊穀之博塞衛公之鶴桓溫王武
子之書画石崇之珊瑚金谷雖中庸之人有不解
其故而樂之不厭者此衆人之衆人而已若夫農
之子寶粟也賈豎之寶其殖也工之寶其規矩也
儒者之寶其菑文也勞臣能士之寶其功名竹帛
也如曠寶耳而離朱寶目然數者皆利益于已而
寶之矣雖然衆人也衆人浮湛于數者之中而數
者之成虧豐損展轉足以幻衆人夫今衆人之精
力時日銷耗于數者而不能出其衆人之藩也此

數寶之爲大患也吾所寶者衆人之日夫猶是日也愚者見其舊知者見其新今夫指今日之日而謂非昔日之日人不信也然昔日之日往矣不可指今日之爲昔日也如朝露然只一露耳何閱朝而草木之生意倍也則日之常新而非故也明矣吾於其中草木也日新而吾與俱焉草木受露而吾不受日則農賈儒術之通患耳夫農賈儒術轉於日中而日新之然不知也所謂不可使知之若知之則農賈儒術之進步處皆靈性矣孔子天縱

之聖也然十五志學以後而立而不惑以至于七十從心凡有進步定需十年是豈速化之不能蓋人在日中磨鍊轉眼一番常生常新自然如此譬之草木聖人得氣全種子大故滋植成就亦大若吾人稟氣不全種子細故成就亦細然不可謂非共是種子共是朝露也婁江管先生爲我言從心不踰矩非孔子到頭處若天假之八九十年須知更有妙境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故曰日新之謂盛德余聞其言而爽然蓋好古敏求日新不已

聖人好學實是如此乃知本體真是活物以日爲體以日爲新日一刻不轉運便是長夜漫漫本體一刻不滋息便是枯木不靈但此日人人自轉此體人人自新只落在農賈儒術作用裏便逐標失本填箇死格子如何透脫發生若在本體理會只農賈儒術件件都是活局日日都有滋進箇中滋味日新一日便是本體與日色同是不壞子夏之言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先儒言此日不再得洵矣日之爲寶也夫十五而寶此日以至七十則爲孔子大聖若役役于一身利益之事而不知銷耗其時日則同于衆人之衆人吁可畏哉扁其齋曰寶日而爲之記

絃歌樓紀會

丁未孟冬望夕予同年錢用章讌會講諸公於虞山絃歌樓而今公耿侯爲之主先是侯以重九會書院學道堂旣別去諸公懷侯之教也至十月乃復尋會會畢用章觴而樂之是夕也集江以南諸同志暨邑之士大夫凡四十餘人賓筵雅飭四座

清爽山光在牖月影在簾觴咏恬怡譚塵霏霏清
音自和不以絲竹邑之士大夫喜曰美哉悅而羣
予之至於斯也已又喜曰美哉南方之雝雝者
正和而有禮王教之盛也時予亦觀其美
士大夫曰斯樓之集也虞山之教至
者也賓不能以告之主令公不能語於堂之
今夫講學者傳聖人之精神者也衆人講學以
求聖人而聖人之精神不傳則或於觴咏讌游之
間而傳之然而知之者鮮也則猶之乎一堂之講

學也衆人以爲義理在聖人所傳之書其講明分
析在明道者之口與吾之耳而於吾所講之人了
不相干則聖人之精神何時而傳乎此時不認取
則旣以爲今日未言及克已明日未言及主靜而
自己當下之聖脉遂絕矣故吾以爲不如觴咏游
讌之間可傳也今夫言學問者言克已也主靜也
而茲樓之集二者靡不有焉深杯綢繆高譚浹洽
樂矣主賓之間誰爲束縛而乃恂恂動乎情止乎
禮也杯則杯箸則箸矣此時有操存乎無操存乎

何以一人而及四十餘人無不然也四方之羣而
至者貌不習也坐之一室而飲之酬之遺其形骸
耳目而懽然羣油然無戾焉此時爾我分別之私
待克乎不待克乎若當此而克之容着力乎不容
着力乎且無論集者之爲學道人也即奔走而趨
事者誰不欣欣覩主賓之盛滿樓之歡洽而鬯然
無厭斲矣乎此誰爲操之存之而克之也故曰茲
集也虞山之至精微者也雖然不能知也知之則
滿樓皆聖人此非誑言也有聖人之體也不待操
存而自靜不待克而自廓然其大同觴咏讌樂皆
真靜也皆萬物一體之初也此時假令著一操存
克己之想舉手皆恣睢滿目皆吳越矣故曰聖人
之體只此在也主賓之間能知此一段性體透露
處急須認取所與讌之人能認取所讌之人則一
堂講學口答耳聽靡不皆是特人處處自見刻刻
常新已爾故曰先天一畫總是水流物生當下工
夫只在吟風弄月見得便見知得便知各人飲酒
各人果腹到得無主無賓一齊大醉此時絃歌樓

上宛然聖堂却不曾減得用章甕頭一滴酒也今公深於道而不得以傳會之人諸賓懷今公之教而不得有言以告今公非無言難言也夫與會者紀之亦幾于多言也已矣是月廿有四日華亭張
禹記

顧涇陽先生商語附

讀張侗初絃歌樓紀會

侗初此篇指點當下可謂最親切其喫緊爲人處却在認取二字蓋必如是纔有個分曉不至

艸艸混過也又在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二語蓋必如是纔有個歸着不至明明放過也可謂最周匝矣有語予者曰孔子猶曰操則存茲乃不待操而存顏子猶曰克已茲乃曰無已可克將孔顏出於今人下乎其操也無乃騎驢覓驢其克也無乃握肉做瘡乎曰此是活語不可作死語看若作死語看既不待操又何待認既無可克又何可取一切俱成矛盾矣非侗初指也曰意者孔操顏克是功夫侗初所言是本體與曰

似也而未盡也竊以爲這只是本體的影子却正是功夫的樣子曰何謂本體的影子曰惟茲絃歌樓之會個中消息信至精至微矣要其所謂至精至微者果因茲樓而有乎抑不因茲樓而有乎子試爲我一參焉曰難言哉將謂因茲樓而有則主人能建之何以不能爲客子語之客子能登之何以不能爲主人語之且主客未會之先旣會之後又何在也吾固不得而知也將謂不因茲樓而有則凡耳遇之而成聲孰非

絃歌凡目遇之而成色孰非山光月影凡口遇之而成味孰非用章甕頭酒精精微微溟天撒地所在狼籍不少又何獨於茲樓乎津津而侈之也吾亦不得而知也難言哉曰審爾借是認取本體可矣若執是認取本體其與擊盤爲日撚指爲月者亦何以異故曰這只是本體的影子曰何謂功夫的樣子曰孟子之言必有事也曰勿忘勿助夫忘者弛之而怠惰蔑用其心者也助者張之而亢厲過用其心者也子試爲我

寶日堂初集 卷之四
再參焉諸君子之雍雍於茲會也還未作個怠
惰否曰着不得怠惰曰還着得個亢厲否曰着
不得亢厲曰昔白沙先生嘗謂舞雩三三兩兩
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今如子云絃歌樓三三兩
兩亦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引而伸之獨居猶是
造次猶是顛沛猶是是到處在勿忘勿助之間
也到處在勿忘勿助之間是到處必有事也孔
操顏克亦何加焉故曰這正是功夫的樣子億
測如斯未審薦得侗初宗旨不薦不得侗初宗
旨須索爲我一轉語方許再登絃歌樓也

露花齋記

草木之靈氣從本達於末而爲花造化之施于艸
木也則又從末而達於本故夫能受造化之施者
物之本也今夫露閱朝而草木之色新焉人閱旦
而生意之不新者未之有也故養心者有夜氣法
焉夫以夜而覓夜氣猶以朝而覓朝花也非其滋
本之術已夫人刻刻有夜氣焉即刻刻有生意也
第使無爲撞撞而不寧者即當念無旦晝矣無爲

渙散而無歸着者即眼前無纏縛也靜與生相迎
澹與元氣相遭而造化之潤澤乃歸於吾心活活
潏潏之地而不覺日增其所無此之謂富有而日
新吾友俞彥直築室于後圃謝賓客讀書其中而
扁之曰露花周室之隅植桂樹數十本以迎花氣
而寄其洗心之意余惟花木晦于根而露以長養
之君子藏于密而讀書析義理以滋漑之是以花
受露而人心受日新之益者有其本也讀書之法
無涸其源無窒其機無銛銳于厥初而喪于多岐
彼直以吾靜且專者當之澹而無求者以養其源
而後吾之面目靈氣借聖賢語言道理以自現所
謂得力處政不在書本反覆間也故從本而達於
末則爲有德者必有言今文人之所爲英華滿天
下者皆言也從未而達本則爲博學而反約博吾
心自有之書以歸之吾心而益不在書也彥直坐
此讀書其中自想此番激勵是真性命不屬意氣
否能應事酬物過而即化不牽引忙亂否能於世
界局面周旋一不起念否能於無益之朋小慧自

喜之屬日減日遠不留着胸中否間一接見能不
驅耳目手足以從否必有一段自了性命真精神
而後開卷皆自得必有千金不以易蟬翼大見地
而後讀聖賢書皆可爲聖賢蓋余所爲花受露而
人心受日新者退藏之本然也彥直於社中年最
少而最警悟志于道其爲人和厚而風雅其爲文
章出風氣之先今而聞吾退藏夜氣之說吾固知
其必能靜而專澹而無求省交損事以受讀書之
益者余旣將北遊而適落齋之成遂以忠告之語
爲之記

題學道堂記語

嘗疑漆雕開吾斯未信斯從何處信得至子游學
道數語乃知古人的有一段信得處方用得來若
不能徹首徹尾用得來畢竟是他源頭上信不過
也子游所信者學道率性之謂道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認得道字真欄柄在手如子游科只居文學
今何嘗不妙於政事一件百件無所不可且看子
游學道是何信受子游直從本之一字信過來本
體箇箇和平只爲人血氣心知搖動耳血氣心知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如木有波銷鎔得來波源是水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各有本性依此相與有何不和倚着血氣心知便平地起無限風波當境有許多邪戾天下自此錯綜紛亂便不太平其實五常上面不曾戾得一些特世人浮氣浮想自爲乖張耳子游信得到此便謂君子小人只是一道愛人易使只是一和其治武城但和其民而了無多事絃歌者和之也孔子曰成於樂古者樂正典樂以和其性而聖門鄙由之瑟以其不和至匡歌陳絃雖當顛沛患難之際猶以聲氣離和銷鎔磨盪二三弟子可見治身治民聖賢一生得力全在和血脈和則無病風俗和則無事此大道之妙用也今人只須信受子游得力處本體各各躍然不須在絃歌上尋求絃歌誦讀是銷鎔習氣的指南却又是指點本性的鞭影若默默于日用五常中認取自己本體若何爲和而吾心安若何爲戾而吾心不安日時刻刻動于所安無動于所不安便是文之以禮樂便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誦詩讀書都是

有源之水滴滴歸宗若口誦手絃都爲耳目知見
牽扯將去不思誦之絃之是誰作主日用了不能
見便是百姓不知其于五常中雖到畫方自守還
是外修邊幅不是浪靜風恬自己如何用得去天
下如何得太平本之則無言游所歎藍陽教訓世
俗從誦詩讀書指點下手從五倫達道說箇真學
問五穀療飢藥石伐病依此認取各各本性和平
出來此地薦紳父老百姓以五常爲樂體以絃誦
爲鳶魚食今公絃歌之德于無斁也今日學道堂
一章公案願與虞山諸君子共信之

修治邑門街衢記

吾華亭瘠而醇墨者曰其膏易溜也媮者曰絲棼
而難爲理廬陵郭公來蒞吾邑喟然歎曰賦徭重
而民粟不登于塲今不受膏且予民肥也壯邑之
務比于下部然民依耕織而謹媚其上寬徭止訟
條緒易輯耳居三年政成化洽民用大和而公益
從容委蛇爲邑人開便利事時有餘力邑譙門臨
五父之衢環而居者比廬輻輳國中涂軌侵改舊

步公因火災不戒下令撤而新之還其官地之侵于民者豪強斂手刻日戒工萬民子來如營其家不日而成亭表軒舉塞門洞開廣場滌除九衢通明公又念輕刑以下訟係諸舍實偏處公彥之隅窄迫湫底蒸爲厲氣爰度幕廳南隙地廣闢新舍以安纍俘役不勞民錢不損帑蠲其常廩以充經始于是父老告于太子賓客張子而記其蹟張子曰古者佚道之使勞一利百事就民安其在循吏具有故事不足爲公記惟是公飲冰刻勵望者意如蔥嶺積雪高寒偏人而恬愉樂易溫如暖日凡其思慮民事密察精緊嫗衆禦奸幾焦毛髮鏡覽刃割悠然滿志夫真廉無聲色至靜無華異神暇力克如古羔羊君子謹其在公享若不足勞若有餘若然之間鉅細畢舉蓋其誠信足以載之故吾記公之大者曰廉曰靜曰誠若夫邑門亭舍之事吾第書其年月日表公以餘力爲之今後來者攷公之德美有原本焉

筆花軒記

筆花五色入夢而文彩殊進豈猶是文人腹笥繡
口借夢境作鼓吹耶凡物有借而得之終非吾有
不若蠹魚食神仙字尚令滿腹帶神仙氣彼蓋無
借而腹果然也讀萬卷書胸中便吞吐八九雲夢
走筆川決而風雨馳青烟冉冉從十指出食龍肉
得真飽衣寶珠而光照襟帶間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靈氣日新無盡文章生生變化亦無盡寸管而
繪十秋比于夢境誰真誰假尹玉沉而慧試坐筆
花軒叅取覺雲烟草樹刻刻供我筆端何須效江
仲通乞靈栩栩蝴蝶時尋生活也

七月望夕澱河記飲

母家穎川氏故上農也濱澱河而居曰古錢富村
余記兒十歲時曾遊其地今堂構易矣而規摹尚
彷彿偶以七月望夕過之垂楊數株流水一曲豆
棚瓜蔓映帶蘿戶橘園橙圃纍若垂綏田飛青鳧
潭望白龍床酒盈樽池鮮滿筍乾肉在梁抱卵在
茵伏雌肥美蒸蔬芳潔灶下黃頭炊薪作供山媪
短袷錯火調羹酒食夙儲杖頭無損夫婦黽勉以

酬嘉賓弱子佐壺餐脩捧饌稚孫坐膝舉觴開眉
燒燭不給繼以檠火嚴更促坐懽呼喧雜時山雨
欲來飄風入戶野聲四起隣室飄搖吾儕脫巾狂
醉藏鉤呼盧引滿無筭歸舟已屬四鼓渡頭雨歇
月光微上扣船容與枕籍朦朧豈其夢耶尚可記
也坡公云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吾輩清閒
人耳亦不可謂非頃刻華胥也

牛首山記

金陵諸山皆面帝城也負城而昂然南嚮者其山
曰牛首窮其南際則祖堂一嶺蔽其前而獻花巖
稍東出祖堂脊下北拱牛首若小比丘跏趺下席
而對說法高座也山之景背藏而面現近繁複而
遠深秀望其陰叅叅童阜也轉而陟山之陽則浮
屠梵閣鴈次相綴見山態矣然其鋪列枕籍態亦
易盡獨緣山左嶺走其前曰東西盤遙望山腰點
綴如丹碧畫幃也于是山態乃秀而奇當予出南
鳳臺門行可二十里遙睇山顛磊砢桀竪兩峯首
尾攢屹霄上若犢背之負層鞍但其山中所有皆

隱蔽襟抱然其山形背闕而峙雙阜競舉勢若前
導故東晉元帝初作宮殿王導遙指雙峯名曰天
闕今山僧指山南闕處呼爲天闕非也亢石盤紆
陟崗度阜當陽孔道躋其重階入弘覺寺門拾級
而登白雲梯蒼松夾其旁松濤噴壑寒香逼人梯
畔有大銀杏樹爲南唐時物目駛屐疲亦不及問
稍進則如來殿方丈禪堂後倚岩而閣者凡三其
一地藏閣開南窗山色平曠遠眺清舉與方丈前
短墻彌望勢盡川陸兩踞其勝也關聖殿東臨浮

屠闔戶從門隙內看浮屠影倒挂桌衣上微見樹
影依稀塔際衆莫能解予曰此影中影也塔影夾
樹影照地影落于地映門隙而入故倒挂耳余邸
庭際有竹數竿日出照之影寫于地引鏡照地則
竹影倒瀉鏡中是一驗矣東過坐方丈主僧往他
方去村髡頗失逢迎取火溫酒不能辦西躡級而
上石磴盤曲兩崖巉紫亂松在砂礫間至捨身崖
有楚僧結茅募修崇閣崖下巨石倒懸欲墜復倚
上穹下坎印若覆蓋東西兩壁都奇西則鑿壁就

路躑不納足猿接而升新閣垂就下覽村麓田陌
彌望行者如蟻在盤旋下折而入文殊洞洞坎空
不能平立傍一室倚山而閣曰含虛檻外深崖千
尺背負崇巒壁岸無階仰睇岩際巒石冠峯昂藏
隱天不知更有最高處也小飲褰衣賈勇而登更
躋數峯則絕巔矣周望層嵐點若蟻垤俯瞰浮屠
若髻下墜北則長江委練沐日浴月綴目縱眺寒
吹凌人襟裾盪颺搖搖若浮恍疑出沒萬里白浪
中也魏武望碣石而疑星漢在其裏乃知山奇水
險不分兩際當其極處自不作上天下地觀耳座
石畔蔽風處少頃便下循山腰入辟支佛洞洞前
有閣方屬經始逶迤稍下松杉離離僧引看天闕
然特山北一徑耳洞外一小潭曰昭明飲馬池亦
不甚勝循山而下飯禪堂飯罷出循白雲梯過山
門西折循嶺而南往祖堂寺也

南京太僕寺卿林公祠堂記

代朱老師

古者有德則祭于鄉之社曰鄉先生蓋世之盛也
其民多禮讓好德之風而居其鄉者有力行仁義

之美是以愛厚歸譽之不已而尸祝以幾見其人
夫其幾見之也必且象德而滌行聞風而正志以
庶幾乎鄉先生之教此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迨
其微也俗詭而驚於力民競而廉于義其間能施
惠積仁以儀于鄉者寡矣即有之而齊民好惡是
非龐亂而不能統一又安所得沒世懷至德而不
忘者哉是以井里缺典型之舊冠裳失惇老之教
由此言之風俗盛衰之際可不審與三吳故厚俗
也其薦紳先生率皆好行其德于鄉華亭太僕林

公歸田二十年宅身以平訓物以厚捐田三百畝
以賑貧宗又以其百籍之學官佐邑子弟急也常
延里中高才生借其子獎課之披卻道察長其聲
光與人言諄諄引古法歲一再卹故舊之困獨者
沒之日鄉人皆曰公古之遺德也先是公由中秘
爲天子給事中其所論建皆鑿鑿副名實其居于
鄉也視民所嚮利暨所畏苦反覆爲當事道之常
力正御史大夫加田賦非是賦竟弗加而江南以
安公沒而鄉人祠之宜也公雅意近浮屠頗多所

修剏嘗割膏地以給舍傍之僧故祠則依之僧寮云吾嘗歎風俗之敝久矣政以民間所嚮與朝廷指不相類即如東漢時陳太丘郭有道諸君方嚴平簡皆足爲鄉里效慕潁川東國之人愛敬如父兄慕之式之也如師沒而會葬者幾千人其制衰麻哭者百餘也當時之人好德也如此然一方感化卒不能救朝廷之衰蓋其譽望張而標位峻里黨侈其風聲而舉朝惡其題榜是以未見化行俗美之實而不免悻直激揚之累若是雖鄉之盛德

奚賴焉今天子中和治平之世旌善別慝畫一於朝薦紳篤古誼小人知向方公以國家名卿惇誨風教保惠其里社之父老子弟而父老子弟入公之堂拜瞻其遺像也以公之平疏其穢以公之厚鎮其澆式而儀之如公在焉俗之日美也在此舉矣夫追典型于旣往繫人心于不朽以光朝廷敦大之化者作祠之意若夫考引公德而歆鄉之人于道則記之者事也予與公同進士榜而于中秘時爲同舍游好最密祠成其子有麟來請記

遂敘公之德與吳俗之美以記之

蓋茅處記

城之南墅吾廬居焉徑寂而宜禪也百堞縈左群
木蘿戶映以環溪錯以脩竹廣疇迷望雲物曠然
纍纍古丘平出若髻有僧慧雲者紫栢老人舊弟
子也率其二徒來就於旁定而無喧朴乃知足於
是編竹爲椽誅茆當瓦一龕依於松栢燈火挂於
蓬蘿雖震風凌雨才受夏屋之幷幪而夕秀朝雲
已占蕭齋之景色一枝粗穩半壁晏如量腹而一

鉢千家度形而十年片衲物無取也我何有哉古
之至人以三光爲戶牖故不礙桑樞四時爲庭除
故不卑茨艸但取造化之有生成自然若罄人工
之能補苴特甚所以虛能生自無有室用况乎佛
地雅似蓬居昔維摩十笏開基支公三賢構勝止
以眼前作案不須物外求多豈必問金田於給孤
飛玉槃於祇洹作塵外塵生法中法也余性嗜丘
園夙敦禪悅數椽古屋栖已儉於鷓鴣四壁秋風
趣更饒於薜荔暇當選佛間亦觀空意不屬於蝸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贊
爭忻亦同於鳥託蓋萌之旨余有味焉故記

贊

新都楊永嘉張二文忠公贊

有序
館課

蓋聞亨屯消息之際古今所以覘大臣也在昔

康陵物豐而溢翠華好豫狐豕規釁迄于彌留統

幾中絕時則新都楊公戢肘腋之禍本定禁庭之

祕計送往事居厥功隆焉亦越 永陵神明光宅

辨名正始義起尊親屬弛極而張簡在時亮爰有

永嘉張公片言而定一本獨力而任天下厥議隆

焉至今考兩公之終始雖其同異互持亦皆因時

奮會至于苦心亮節各有可言新都當綱紀浸假

之朝非寬平不足以鎮危疑非委圖不足以奠大

器誅君側而聲色不動兆大橫而日月以光則其

道主于和婉忒密永嘉乘河魁勵精之始識優而

克襄大事力銳而足副簡求剗制不虞于後非釐

蠹靡徵其前是則其道主于精明強果故並能集

事熙載作主光輝若乃議禮紛紜幾同柶鑿或舊

德滋深感遺弓于 孝廟或哲命肇啓遡風木于

獻皇總之定策關於 慈旨則事情難以中乖確
斷本自 聖情則性天原無假借萬世而下推一
本者非規時持大義者非膠柱也况于追尊帝后
新都亦善于融通立廟稱宗永嘉更以爲非是二
公之維持調護心事可窺測哉抑嘗讀止蘇杭織
綺一疏歎楊公去就光明及攷當日革中官鎮守
緩壽寧侯之戮而信張公大節足垂天壤若二公
者並置身利害毀譽之外而爲之故迹晦而節益
光功成而心獨苦易名曰忠不虛也贊曰

明明大寶皇建其極有日斯中有日斯昃厥昃維
何亨屯幹蠱厥中維何雲感風和 武皇履滿奸
憑于城 肅皇正始兆應三靈厥緒主革厥統主
因誰爲攸徃大人于興異曲同工卓哉二臣堂堂
楊公深思宏慮無競惟人議事以制夷亂鋤姦定
策置噐情緇一人義存萬世于禮不渝于心不二
洵矣國老兩朝靡愧奕奕張公丹發于劓邁會龍
飛騰驤太平昌言排衆爰契聖明不繩諸古乃協
諸心日月在躬乾坤在軸有犯而敢有斷而獨中

涓之蠹壽寧之獄以大聖孝以光帝錄柔云非茹
剛云非吐力強者任憂深則苦劍剗斯利照引則
明曷異曷同致用惟鈞義不懷私勇不徇君凡茲
鼎鉉視此二人

周文恪公像贊

寒嶺之松巖癖其高洪塘之波柱喪其濤於惟先
生惟堂非谷乃傲霜雹惟涓非涇乃合滄溟宅身
以粟濟國以群作士以方澤物以溫大放厥詞而
載其悃樸恂恂言不出口而中乎經綸其有用之

體布帛菽粟其不厭之味玄酒太羹流膏飫光施
于後昆於維先生喬嶽景星有像在堂我思古人

俞叔和像贊

貌癯而莊服野而方神夷而昌噐遠而藏穆穆者
道耶何爲乎去聲色而覩萬物恂恂者儒耶何爲
乎坐戶牖而規四方其與人也似太羹之味其自
珍也比良玉之光口不挂是非而秉千秋之鑑羣
不擇賢愚而存百鍊之剛吾不能槩其精神之所
存第見餘緒于文章其品不得不烟霞其才不得

不明堂彼丹青何足以肖之蓋所謂君子人與何
用而不臧者也

蔡默齋先生贊

玉爾躬粹乎以充其至德之豐冰爾心冽乎以凝
其廉吏之貞屹而嶽其中立之卓霽而春其澤物
之群噫嘻乎不伸于朝而伸于夷不豐於位而豐
于施固以原本乎經術而發樞乎良知吾安測其
所宗蓋龔黃之侶而濂洛之師也耶

箴

東華勸講箴

館課

臣聞聖人之學貴乎及時繼體之年先須善養故
至精激勵哲命所以貽也日新又新軋行所以配
也仰惟 皇太子殿下 國本繫重 日升斯年
睿哲獨出于神明事機未勞于綜決學古有獲正
係斯時臣近奉 聖諭以爲氣體清弱暫輟講幃
夫神氣不强于帷席性命不益于燕嬉若夫親詩
書近保傅益智養神道無踰此夫不聞惜陰之指
則稽古之志不怵也不喻節性之樂則廣廈之勤

不開也臣職備經席敬獻箴言不敢以規而以勸
箴曰

天祚 皇籙誕開 元嗣萬國以貞一人之貳居
蒙而有養在豫而能事譬璞之未追亦金之需礪
何以追之有圖有書何以礪之惟保惟師法言凜
乎藥石正士備乎刑儀願解則更老之考論羨墻
則聖賢之精微故有常者學而難得者時孰自強
而不聖孰自暇而不愚孰自下而不益孰自滿而
不虧孰深居高貴而不侈敗孰隆師好問而不緝

熙孰終始日新而猶不足孰一日耽樂而仍有餘
可虞者未定之血氣可寶者不鑿之天機苦莫苦
于中欲之阱樂莫樂于味道之腴勞莫勞于耳目
之競逐逸莫逸于圖史之清虛毋曰質美而可恃
豈不聞會稽之箭更資深入龍淵之刃磨礪以須
毋曰學成而可弛豈不聞百里之遙九十行半千
仞之峻一簣功虧無曰今日暇而後日可補無曰
來年學而今年且徐須知一曙之失終身不得須
知十寒之久一暴有幾况萬幾尚不廢學而享成

其可忽諸吾聞親賢養德遜志積躬疾以鍼愈山
以壤崇吾聞勤乃精明勵乃強固戶樞不腐流水
不蠹嗚呼逸不可耽志不可雜學不可荒時不可
歇昭昭勿怠冥冥勿嬉時求多聞念茲在茲豫茲
震噐固我鼎基億千萬年永永保之小臣獻箴將
美在斯

君臣交儆箴

館課

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曰惟臣隣天工代之大寶嵬
嵬具瞻赫赫厥艱惟均罔不時克否泰則三光微

其稜祥敬淪則四海同其欣戚是以飛龍在天遇
主于巷敦臨而曰剛健納約而稱忠亮政莫簡于
攬成道莫逸于任賢機莫異于沃心忠莫苦于回
天無爲者制治之體不欺者事君之先蕩蕩立極
業業勅幾休休容衆蹇蹇匡時一德一心念茲在
茲毋曰天高爰吉爰凶惟我君臣儼顧謨而時亮
工毋曰民微我仇我后惟我君臣懲覆舟而警馭
朽我聞勤政惟此盈朝辨色非倦假寐非勞我聞
勸學惟此講席稽古訪道因事誨德奉先思孝郊

廟必親相惟辟公駿奔小心天戒克謹省歲察機
卿士惟月脩輔無違勿謂業大而侈無益之費君
節嗇以訓廉臣澹泊以明志勿謂居高而傾小民
之藏君朽蠹則府怨臣貝玉則召殃四方流離誰
貽之戚君軫如傷臣恥不獲三隄烽火誰謹其防
君詰戎兵臣理封疆象刑之恤罔或不中天子以
好生爲德百司以執法爲公典則之垂罔或不率
監成憲而永無愆師典常而官不忒毋賈智窮下
而乃謂我聰毋徼名激上而乃謂我忠無衆爲煬
而矜已之斷無身爲錚而讓人之功如衡如石帝
王之極如矢如砥臣道之軌故曰聖人慎乃位君
子敬爾身罔失法度無即悞淫曰仁明武曰清慎
勤或先喜而後起或下濟而上行如四肢之應心
而動如車輻之倚轂而征爲君寔難不易惟臣難
之綦安易之綦危繫若千鈞判若一絲敬之戒之
明良共之史臣獻箴萬年鑒之

意必固我四箴

并序
閣試

夫觀動于靜乃君動之樞歸情于性則順情之極

是以至人不却萬物故靜體得不空一心故本性
化衆人反是故物萬而心亦多求其不多紛之甚
已今世但知意必固我聖人所無不知衆人此心
原來未有若從着念求絕已是索驥按圖若從無
念求絕不免離堂覓室所以一中未發聖人率其
本然君子觀其氣象動求靜而情還性也夫月映
于不波之水水受月也非月點水形現于無塵之
鏡鏡受形也非形礙鏡聖體如是人自擾之若夫
撓而能澄翳而能拭水鏡固在我矣斯亦學聖人

者與作四箴

人心如種亦名么荷發不依種憧憧實多妄乘真
起其名曰意何思而思何慮而慮何以絕意曰惟
其誠誠能順應意乃不生是意非無亦化而正譬
種既真稗非其性微牙不察虞在斧柯養一之危
因其所無

意箴

人心衡物輕重之間物各自至我不爲先有其先
之心爲必制信果害理適莫害事何以去必曰惟
義主有主事來無主事始心既主一環應無窮譬

量錙銖匪臆惟中偏則生蔽定亦累虛勿將勿迎
厥體空如 必箴

心如虛舟憑水去住住固無心來亦不繫孰爲維
繫固則使然如鑰斯扃如城斯堅何以釋固曰安
厥止不遷者性不膠者理性既有常物原無住如
柁轉波波與柁逝妄認妄執芥蒂曷已握固虛衷
解于無始 固箴

心如大海物同一滴即滴即海何我何物孰分別
是實惟我心內畛其性外畛其形何以克我曰惟
成已我盡我性人性盡矣混此大我小我自捐如
水徧滿誰辨百川彼藩彼籬亦私亦利廓然大公
充滿天地 我箴

銘

衡鑑銘 有序
館課

萬物之亂也治之者亂之如能以物治物則物固
將自治今有人挈千鈞而不能揣千鈞之實也握
銖兩而不能揣銖兩之實也若使人能治物則千
鈞銖兩其實必程于提握者之手矣雖有離朱而

不自察其矚睫其于物也好之溢其妍醜之溢其
媿情動于內而形亂于外則離朱之目不任治也
豈惟人不能治即聖人亦不能而特治以無心之
物爲之衡以平其輕重爲之鑑以瞭其好醜物之
來也各以其輕重取平而物已平各以其好醜取
辨而物已辨轉移變換從其自然而萬物治矣然
則何以治物者曰人治天下者曰聖人曰衡設而
人執之也鑑設而人拭之也執之則平拭之則清
故謂治天下之聖人凡物能受而不能取也聖人
能取而不能予也故曰不有情能治天下之情不
有形能治天下之形作衡鑑銘銘曰

靜則一動則徙握其紐觀厥理任權而不爲權使
乃以齊物之紀

衡銘

惟燭之蒙不及隅盂水之撼不辨鬚孰貞而明其
中乃虛奩而藏之光有餘

鑑銘

賦

萬壽無疆賦

閣試

皇帝執素象履黃中攬皇極廓帝紘春臺華胥六

合同風于今三十有七年登闕陟乎伊耆兮闡化
齊乎羲軒遐圻風衍而需雲兮邇甸沐膏而浴淵
沕乎其不識不知者歌孔固而樂萬年也月維仲
秋浹旬八辰玉露零兮穹碧金飈扇兮商清卿雲
爛今天宇淨重輪朗兮八表澄泰階兮暉旦莫茨
兮長春天得秋兮樂歲登聖得秋兮應乾靈爰紀
玄鳥之奇稽華渚之徵曰維是辰誕我 聖人也
于時玉階風清彤庭景麗厥龍幄列鳳蓋樹綵旂
建雲旆辰曦迎乎玉鑾上駟佇乎金駕天官從乎

袞儀執爻介乎瑤珮遲清蹕之函風望皇旒而瞻
鞞鞞 皇上乃麗左个坐玉填服山龍冠通天受
貞符於上穹奉丁辰而御景年于時峩冠山峙垂
紳鵠立貂蟬句臚鷄鷄就列環琚聲徹于丹墀纓
綵色映乎綺疏頌高墉而稽首稱嶽笑以三呼乃
有維城磐石肺腑帶礪纁玄乘黃充庭迤邐貢物
惟方酌觥以次又如畿甸疆圉之翰之屏星馳轂
奏大鍾南金惟不耗乎民力乃以媚茲一人又如
占風候潮之屬日戶月穴之侶開梧浮竹之苗在

子前兒之裔闈庭溢闕襁負責贄于焉麗象胥而
紀王會非勤遠而誨貪今亦以紀夫山珍與海瑞
其他般般之獸雖雖之禽馴馴其舞噦噦其音萬
象孔間效茲百靈至于甘露瀼瀼瑞禾芄芃仙芝
在圃屈軼在廷紛紛奕奕不可殫論固壽域之蒼
藂兮章天符而驗帝文于是會朝旣盈萬舞畢設
皇歡旣于燕涿蘭卮薦乎時哲寶佾陳兮席敞華
鐘鐸兮觴洽冠蹤忻忻而沾醉氓隸鼓舞而大饒
藩牧雀躍而醅醕雕題蹯蹯而腹飫共食于仁

壽之大德兮又奚啻夫山爲籌而海爲杓也於是
羣公三事舉觴進于庭曰休哉乎 聖天子之選

祉也臣聞乾健不息而歲成聖人自強而光明道
之久者保其精而嗇其神壽之極者大其施而和
其民故夫襲百祿而躋萬壽者皆無欲而清安靜
而寧者也且夫元氣滲漉勾萌畢蘇鬯爲暖風澤
爲甘露此亦聖人之蓬壺也河魁合張天鏡在握
神機掣電威靈赫濯此亦聖人之海籌也包荒納
汙屏喜去怒有喬松養性之度焉居高節嗇不淫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不溢有崆峒長生之則焉惟穆惟貞無色無聲有
廣成治氣之經焉用能使玉符永而金徽應七曜
貞而三光正蓋一日二日者兢業而千年萬年者
康寧與于時 天子瞿然戒滿穆然思盛竦呼祝
之言慙盈慶之論增美玉衡惕持金鏡曠乎恢止
輦之度廓乎下蠲逋之仁延敦誨之耆親不二之
臣修煖閣之故事渙象闕之綸音解霜飛之纍繫
還剝膚之涓人出朽蠹而瞻九域別簧鼓而定一
尊恢恢舜日蕩蕩堯春上光施乎徃牒下靈廕乎
後比于以歌我 明聖人之壽千古夔絕者綿綿
乎未有極也又奚侈乎岡陵之祝華封之稱也哉
頌曰隆隆壽國暉帝極兮一人孔固萬民懌兮穆
穆緝熙貞不息兮宵兮淵兮儼精一兮神之聽之
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樂康兮

瀛洲亭賦

館課

夔哉邈邈乎白玉之堂紫薇之府金井涌醴泉以
洗徑石螭負赤文而開戶於焉休息兮乃亦沼而
亦臺不作觀游兮故非園而非圃有亭奕奕爰在

堂左欄以曲檻櫳以疎簾匝以華池激以清泉錦
鱗濯戟其容與石龍噴沫而蜿蜒黛栢兮鶴立而
霄上古藤兮虬結而雲旋翻紅藥兮玉砌映碧梧
兮朱軒草隨意而鋪綠花不語而解妍柳報春兮
墻之畔身求友兮樹之顛物固會心而自遠兮地
亦迥絕而非偏夫誰錫之嘉名乃以比于瀛州之
間也若夫不巖而業聳乎天闕域則穹矣不丹而
碧駢乎奎壁度則秉矣寬兮綽兮日月豐矣寂兮
寞兮風景融矣金簡玉冊富弘壁矣圖書千秋盈

石室矣纓綉夷猶蘭芷集矣彈琴咏歌應金石矣
斯固三山之幻不足攀魂淵之渺不足睽漢東觀
其未敞唐弘文而猶儉也若乃奧密之區麗乎清
虛大人所以滌性焉陰陽之極宅于正則神明所
以造物焉蓋 聖祖握金鏡濯文明導中和執粹
精苞盭孕梅琢玉鑄金 成祖羅其纏宿 章后
爍其金綸 英皇新其雲構 世廟勒其徽箴惟
列聖之儲材于不貸兮乃以畢集于此亭也于是
著作之彥圖緯之儒息六月棲一枝博趣以物茂

對以時朝市咀烟霞之味冠佩享山澤之臞謝刀
記而陰陽弗蝕其內脫糠粃而得喪弗瘁其軀等
息機今木石齊造化兮鳶魚洒洒空空靄靄活活
其用物也如泉源之不竭希希夷夷雅雅魚魚其
觀世也類鏡照之不疲此之謂得易之髓味道之
腴欲辨而忘言獨解而自知者與是以東陽和乘
于四朝文達巷遇而杼忠長沙遵晦而濟變新都
定策而鋤兇文襄師武而權奇永嘉造膝以鞠躬
華亭安儲而繼志荊州覈實而程功夫惟 二祖

八宗浸漑滋植而不有今乃以獨尸于瀛洲亭之
功也歌曰側身兮帝居超氛埃兮清都思君子兮
穆穆有美亭兮峩峩又歌曰有求我兮亭之側何
以報之兮恬愉爲則一念無營兮四海充塞上有
重華兮下有高稷井可汲兮亦可食此亭不朽兮
與王明受福而無極

雜文

却巧文 館課

柳河東謫居愚溪之上自傷其愚而乞巧

於帝子余謂帝子不賈靈于凡夫藉入凡夫之手即靈巧盡機械耳河東嗜巧故不能愚不能愚是以大困巧何乞焉爲文以却之

有澹然先生處無營之室游清靜之庭冷襟映月素風入雲於肯孟秋七夕睇雲物數繁星悵鶴橋之茫茫歎一水之盈盈童子設脯陳酒于庭來告先生曰願有乞于天孫也先生曰何居乎童子告曰今夕天孫嬪于河之滄暫駕人間施巧于下土

唯夫子道高而身不豐學博而用不充豈天巧之或嗇迺人謀之未工宜有乞焉以潤厥躬也先生曰嘻而謂天巧可乞耶人巧可益耶吾聞造化之區冥穆之主分定而居安貞而處不相肖也人各有其有不相借也物各取其取故鈍不能利拙不能工方不能圓抗不能逢貧不能使之富否不能佐之通鶴長鳧短顏天孔窮彼安能增益造化之毫厘而徼造化以自豐也耶且爾亦知夫天孫之巧也黼黻天緯綜緯列星燦璇璣于支石濯雲錦

于紫庭非杼非軸爲絲爲綸運自然之妙有象太極之精能非人功之所施故亘乾坤而如新也爾乞其巧何爲者耶文濬發于巧心則長卿之藻不傳千劣筆也畫徵奇于巧中則曲逆之謀不借於淺人也斲運斤于巧指則承風之技不記于拙匠也視析微于巧睫則離朱之察不假于瞽夫也辨炙轂于巧舌則儀秦之口不施于木彊也貨流泉于巧取則陶倚之豐不貸于寒畯也割西子之面不能益嫫姆刈荃之芳不可以續野蒿也且吾聞

夫人生世間貴憑其真亡不可以爲有虛不可以爲盈假者不容攄爲寔天者不能化爲人故金葉不花木鳶不羽象人無情象龍不雨彼且借靈于鑄鵠而孰知夫造化之無所取也吾思生人何識何知冬裘夏葛混混蚩蚩方心爲守澹面自持辱不必辟榮不必居惟巧一途末世之疵繪雲畫月大雅以瀉陽施陰設靜言用違翻覆兩手血汗其指壘眇穴窺眯厥禍始僥縱僥橫毒于舌鋒脂枯澤歇自焚必烈繇此言之多巧多淫多巧多蹶多

巧多盲多巧多折多巧多吝多巧多竭非巧則然
人則爲之世人所巧帝子所愚彼旣愚此而寧與
子爲故珠藏於腹守珠非工吾守吾寶不出匣中
斷腕攫圖圖非吾有吾能握者兩袖其手嗟哉拙
則營巧巧亦仍拙滔滔曷窮江河日月何如樸愚
澹情素節老氏亦云大巧若拙命撤脯酒清歌以
酌歌曰帝子巧兮人不傳下土有求兮帝子何施
焉彼昏昏兮詛鈍爲錛排天門兮扣雲烟吾練心
于太清兮返天工之自然謝帝子兮寂無言童子
默然而退先生於是解弢塞兌安其拙愚以容與
乎清平之世

乞茅文

爲蓋茅處文

夫真爲幻在敝不新成悟法則饒儉雙融寄相而
成虧互換睽茲茅蓋泊矣禪栖山雨欲來不護朽
枯之竹檻秋風吹動誰禁飄蕩之蓬簷遂使佛火
濕甍甍蕭索一燈孤日月僧厨寒刺刺支持半壁
老烟霞迨歲月銷磨邨問香嚴精舍只風光荏苒
誰憐選佛道場凡屬皈依心寧無作念况易充鼯鼠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之腹不必撒米鋪金豈難穩鷓鴣之枝只在拔毛
借勺施則聚微而成伯茅亦合少而就多半椽俱
法寶圓成一莖即佛身變現匪直杖錫有託應占
蓮種無邊謹疏

謁胥口伍相國墓文

維天啓五年乙丑二月望太子賓客史官張鶴將
遊洞庭兩山阻胥口渡謁故吳相國胥王廟觀其
鴟夷藏處而操雞酒爲文吊之其詞曰

瀉忠魂兮怒濤埋靈骨兮神皋草芊芊兮古廟麥

青青兮遠郊孰鴟夷兮飄泊尚吳土兮逍遙片石
千年兮春光如在雙槐萬古兮歲寒不彫丈夫不
輕一歿兮歿固順其所遭熊鬻何仇慰父兄于九
歿闔閭何德定君臣于一朝當其挾弓而走志不
安于溝瀆迨其齒劔而沒忠不化于江湖亂白公
而覆楚社僂王僚而定吳祧彼英雄舉事兮抱沉
幾而獨苦迨功成事就兮矢忠赤而不搖宜其避
難則身尊于九鼎而酬恩則命輕于一毛嗟乎人
生行其所快耳固將揭白日而爲昭彼借漢以報

韓兮戀赤松之喬喬至今悲相國之孤忠兮羨子
房之遐標然廢興各當其時兮安能坐視人之亡
國而遠去以為高宜朝秦而暮楚兮笑戰國士之
囂囂嗟哉乎萬事畢矣千古長存為河為嶽為日
月星敢薦斗酒以澆千古故靈旂旆髣髴湖濱

謝河伯文

自彭城而東直下呂梁數十里崩石突崖
驚泉噴激至徐靈村益橫積沙化陸奔濤
潰于土石之間鎔牙相摩束如門立驚濤

所往咫尺高下舟之下者臨深若墜仰者
如升輓轡於山纍纍沸蕩連阨四所是日
風大作舟人艤岸噤不敢渡余乃取瓣香
祝河之神戒舟人謹備篙舵以俟已風少
舒浪亦平緩食頃而過三嗑口既舟礙于
沙尋滯洄汨迄安穩無恙以濟是夕余宿
于土舍土人云舟敗于此者纍纍矣年來
迄無問津者明日登舟舟人皆以余能徼
神之靈余不敏敢忘神之錫敬具雞酒作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文酌之

瀆之神河爲靈神福與載者嘻神之譴載者吁靈
歟神哉力莫尊于帝王計莫高于豪傑彼不能使
棄滄之不改夫豈不笑千古之窮拙惟彼市販小
夫下土豎賈齋身滌志薦虔幾祐神亦錫之安瀾
止其恠怒靈歟神哉命有所尸福有所依彼曷其
逆此曷其回矜誠而不遜力滿損而謙益之靈歟
神哉俗言水弱神以剛制彼憚其不測而莫之戲
夫奚知神之不爲利或謂河猛神維德濟彼修其
嘉德而蠲其志何虞乎神之不福汝靈歟神哉轟
雷湯湯吕梁之下爲屋爲谷噬而扼者曷來于茲
走也牛馬泊乎中流長年所馘款款之忱襟期畢
瀉相告以默神其曰可膠孰搢之洄孰出之不爭
不驚神之聽之將權使乎聖哲而慮狗乎匹夫力
抗于強能而順施乎拙愚惟人不測我有餘思靈
歟神哉古之至人履險如夷當其夷也迺險視之
惟此不疑彼通于神行乎風波不濡者存合天之
德合神之吉神求其人媿吾非匹顧此耿耿報神

靡他清心不滓屋漏江河斗酒之酌孰與此多靈
歟神哉庶不我呵惠此好風佐吾修塗以永綏厥
祐我亦徼茲寵無射神其歆我之衷語

先太史遺容紀履

門人曾元贊翰檢携其家封君小像索我贊咏余
覽而凄然輒念我先太史一生音容遺履宛然在
目遂紀十二景求能丹青者各圖其貌而乞言于
名公以藏于家志痛也

讀書容

家世郤金遺編粗具傳自奉訓水部公而下先太
史受而讀之科頭垢面樂以終日古屋數椽在參
天栢木下則太史讀書處也

弄筆容

宴坐端居拈題自課達于寒暑穎禿心枯蓋樂此
不爲疲矣積篇翰盈几席間藏以重襲輒自嘆曰
吾享之千金

教子容

少年舉一子壯歲連舉二子程督長子徹晝夜晚

教二雛口授耳提貧不能行經師修斷葦欣欣父
子呶唔不絕也終歲戒毋履及屏門外

弄孫容

長子第後乃得孫夢橫渠先生來名之曰載徵赤
骭玉膚繞膝而嬉憐惜之餘抱而共飲

獨寢容

爰喪其凰年裁四九敝衾孤枕垂三十秋床壞缺
而不支帷烟煤而不滌曲肱差樂寂寞無憂蓋其
天性非關強忍矣

把酒容

酒趣自得不爲醒傳瓦缶村醪陶然獨醉醉中擊
酒壺而歌古人詩感慨長嘆曰酒不到劉伶墳上
土也吟罷潛然同玉山之頽矣

野行容

春花秋月泛步東臯流水小橋疎籬茅舍或班荆
于委巷或話舊于老農葛巾楚楚貌悅而情真人
人喜封公親我也

荒圃容

寶日堂初集 卷之十四
晚置一圃直不滿十千一灣流水半畝苦竹草舍
五六間菓樹二十株耳荒蒿茂草栽通人徑時提
一壺坐水竹畔摘樹菓引滿浩歌月印前溪而沾
沾醉歸也

僧寮容

水部墓旁隙地爲蓋茅處老僧慧雲居之修竹草
舍佛火長明几淨窓虛貝葉精好太史公過則彌
月偕一二父老故舊說因緣證無生法忍也太史
公沒而蓋茅處亦淪荒丘矣

墓田容

家世濠上祖墓離古廬纔數百武每晴日好風飯
後輒徘徊墓側宿草孤栢落葉悲風黯然有蓼莪
之嗟不覺涕無從而返也

疊石容

常于盆池壘碎石爲小景層巒秀聳疊嶂逶迤即
盈尺間有湘山九疑之勢

栽花容

讀書之暇性喜灌畦先大父所居舊舍有芍藥茶

藤花數本太史植以曲欄更市草花灼灼簷砌間
花朝則必沽酒酌先大父而後酌花神也榜曰庭
前花木思先澤架上詩書啓後人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四

